



服部文庫
117
2/2
20



117
212
20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三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齊家之要四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
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
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
命乃且縣此兩人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

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放與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
臣按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居富貴。常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臣如絳灌者。乃能為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於是二人卒為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乃封廣國等為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不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為

後世法哉

史丹以父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鞀殿。下。天子自臨軒楹。上。置銅丸以擲。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

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當時知音者。康衡元帝相也。於是上
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
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太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
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
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諫。丹免冠
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
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罪適在。臣當
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
上寢疾。傳詔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
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

立膠東王故事

景帝廢太子榮為臨江

丹以親密臣

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

上

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

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

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

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

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

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

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

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

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

首曰愚臣妾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母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丹為人足知。音音愷悌。愛人貌若儻蕩。不備。儻蕩謂疎放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於上。

傳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愛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

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曾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百萬之眾。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哀帝以定陶王子入繼為成帝後。而傅太后者定陶王之母也。故事稱定陶太后不得稱帝。太后今傳太后欲稱之。非禮也。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言不當稱帝。太后也。傅太后大怒。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遣喜就國。後欲免喜侯。上不聽。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

傳氏官爵歸故郡。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議論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遣就國，以壽終。班固贊曰：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善，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讐，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臣按二人皆賢戚也，而傳喜之所立尤難，蓋喜

於傳太后為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爭之，欲稱尊號，則又爭之，寧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傳之家，皆雁慮害，惟喜獨全，且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

樊宏，世祖之舅。世祖，光武也。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封壽張侯。宏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常

勅賜臨朝乃告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
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
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
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懸負
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竟不許二十
七年卒遺令薄塋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
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
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
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賜錢千萬布萬四謚爲恭
侯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

子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
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餽粥建武中禁
網尚闊諸王旣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
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
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
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
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特進宏也女可以配王男可以
尙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
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楚王英以
謀反誅顯宗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

子得不坐焉。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紀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待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

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為盈溢。帝嘉興之

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貴人時未為后興曰。貴人不讀書

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

王。取婦。眇視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

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

疾甚。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

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

敢僭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

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

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

其威重與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否與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人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顯宗即從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與皆周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鮑陽封興子慶為鮑陽侯慶弟博為強隱侯博弟員丹並為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

慶讓擢為黃門侍郎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臣按樊陰二氏皆漢中興外戚而能以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

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足皆可為後世戚里之法臣故表而出之

唐吳淑章敬皇后弟也章敬肅宗后德宗時為金吾大將

軍朱泚反據長安盧杞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淑獨請行上說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陽受命館淑客省尋殺之

臣按吳淑可謂知君臣之義矣自昔外戚未聞

以死徇其國者而淑能之賢矣哉

穆宗疾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

后憲宗正妃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忠

義太后汾陽王子儀之孫也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

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

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

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

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終

於吾兄

臣按以房闈而干大政以戚里而豫朝權非國

家令典也。故懿安太后不肯徇內臣之欲以臨朝。而郭釗亦有納官爵歸田里之請。其賢於人遠矣哉。

以上論外家謙謹之福

教戚屬

外家驕恣之禍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

自名曰鷲。字大孫。元帝初元元年立太子鷲為皇太子。于竟寧元年五月。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領尚書事。令之宰相職也。

臣按此王氏用事之始也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成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

嘗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曹參之牙吉鳳之此其時矣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雖寢盛而權未專也故諸舅無功而侯楊興猶能言之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

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掩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為光祿大夫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浸專故已有陰自附託如谷永者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

同日封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臣按王氏權位至此益盛雖劉向言之天子亦知之而終不能剪其權者不可奪也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之始凝

猶可爲也至于堅冰則不可爲矣建始之初王氏六人無功而封天爲見異於是時也王氏之權未專猶可奪也至是則雖欲奪之有不能矣然則人君其可輕以權假人哉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顯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

成王鳳是
外杜欽非
其人

臣按一中常侍之拜。天子不得專於是。祿去王
曰此室矣。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杜
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
穰侯之威。冉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徒得聞其
說。鳳不聽。

臣按范睢之說。秦昭王曰。臣之入關也。人知有
穰侯。而不知有王。漢至是人知有王氏。不知有
天子矣。故杜欽以此戒之。

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

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主。留之京師。不
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
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其王
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
其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
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
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其王辭去。
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
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封事言日食之外。皆鳳專權。
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

外家驕恣之禍

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使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

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誠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瑯琊太守馮野王忠

欽言之而
无咎章言
之而殺身
顧其大何
如也

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
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
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
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旨甚哀。太后聞
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
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
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
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
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
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

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臣按成帝本導章使言。既不忍退鳳。乃使尚書
劾章。是誘而陷之於罪也。又何其不忍於弄權
之臣。而忍於為國忠言之士也。忠言之士為誰
計。而略無愛惜之心邪。

二年夏四月。以待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
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為
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
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
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

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
 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
 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
 未有不為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
 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
 權五侯騎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
 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
 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遊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
 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

小人有朋
 黨君子何
 有哉

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
 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
 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
 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
 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
 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
 南者其梓柱生扶疏上出屋根甬地中雖立石起柳
 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
 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
 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

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
 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
 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萌宜發明詔吐
 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
 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此
 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爵祿劉氏長
 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
 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
 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
 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不能

用其言

臣按劉向斥言王氏專權之咎可謂切至矣至
 今讀者猶為流涕況當日乎而成帝徒歎息悲
 傷而不用其言是樂以祖宗天下與人而不之
 惜也異哉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
 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
 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
 史大夫音謹勅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
 復因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

死猶聽其
 言成帝哀
 賜劉向之
 音自代

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
鳳薨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
進領城門兵

臣按劉向之有言成帝未能退鳳猶有可諉者
既幸而自斃矣收還威柄考論輔相罷大司馬
大將軍領尚書之職而歸之廟朝此一機也乃
復用其所薦者付以政事是國家大柄無時而
可收而使漢業終移於王氏而後已也吁

鴻嘉元年封王音為安陽侯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
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

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舡上幸商第
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帝微行出過曲陽侯
根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以讓車
騎將軍音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
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
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
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
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
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
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

事車騎將軍音藉稟請罪。尚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臣按成帝既知外家奢侈之過度。縱未即誅。亦當奪其職任。各遣就國。乃所以警飭而全安之。也曾是不能。而威怒徒發。祇足以取其侮玩而已。果何益哉。

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臣馬。色佚遊。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

婦。養孤兄子。行甚敦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五月。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相推薦。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臣按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

二年春正月安陽侯王音薨三月以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臣按鳳死而音繼之音死而商繼之是漢家將相之任為王氏世襲之私矣。

二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與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

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燄燄勢陵於君權隆於上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臣按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遺老盡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用也非所謂樂其所以亡者邪吁可歎哉元延元年十二月王商為大將軍薨薦弟光祿勳曲陽侯根以根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誠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利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

夫

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以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殿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出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

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輯之以旌直臣

臣按張禹爲帝師傅而附下罔上如此其可謂不忠也矣宜朱雲之廷斥也

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乃攝提太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十月王根病免根薦莽自代以莽爲大司

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哀帝卽位七月莽罷就第哀帝建平二年莽就國

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卽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下傳衆庶稱以爲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

人爲國
謀則可爲
已謀則不
可

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
祿。二人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
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
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
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
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卽位。年九歲。
臣按何武公孫祿之言。忠言也。使太后聽而用
之。選外臣以當大司馬之任。而迎宗室之賢。且
長者以繼哀帝之後。財一舉而劉氏安矣。后乃
私其所親。付莽以政。迎立幼君。莽於是顯秉國

柄。百官總已。以聽之。越一年。封安漢公。二年。以
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策命以九錫。明年
而居攝。又爲假皇帝。又明年而卽真矣。及是。劉
向梅福之言。亡一弗驗者。漢四百年之統緒。於
是。中絕。原其始。由成帝假諸舅。以權。而元后私
外家。以政。長其羽翼。成篡盜之謀。然居位幾何。
天怨人畔。義兵四起。僂死漸臺。肢體殊分。宗族
翦滅。後之人主。觀此。當以漢成爲戒。而居戚里
者。亦以莽爲戒。則臣主俱全之道也。莽事已見
篡臣篇。復略著于此云。

漢章帝建初二年。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寵。三年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諛險趨勢之徒。誠不

可親近。臣願陛下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臣按是時竇氏之執未大盛也。

章帝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章帝之不可以不察也。

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諍。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由興。趙高指鹿爲馬。

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在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司馬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爲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

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臣按成帝知五侯之罪而不能討而王氏益肆孝章知憲之罪而不能討而竇氏益橫故客姦長惡者人主之大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執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陽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

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自王氏之禍駘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臣按鄭弘垂歿而陳竇氏之患有昔人尸諫之風矣章帝乃不之察悲夫

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卽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

要之地憲客崔駟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末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臣按崔駟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王后生武帝宣帝許皇后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嘗攷之田蚡之驕橫蓋僅而獲免蚡者三后之異母兄而丁氏

之禍亦見於身後

王莽時掘其獲全而無患者

丁姆塚

平恩

許后父

邛成

王后父封邛成侯

一家而已然則居

戚里蒙上恩者其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

又開邊隙
罪愈大元

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求擊匈奴以自贖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復宋由懼不敢復署議諸卿稍自引止唯任安袁隗固爭前後十上曰羣僚百姓皆言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

臣按竇太后以私一弟之故橫興師旅以挑遠夷公卿言之一切不聽徒欲憲之有功以贖罪

而不知適以重其罪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於嵯落山。

秋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彊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

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訕訕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

憂也。臣故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父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壞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敵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故輒諫爭，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故無所嫌，猶焉。

臣按何敞之言，非獨忠於漢室，是亦忠於竇氏也。而乃祖公孫弘去汲黯之故，智黜之以相，諸侯王之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

與言哉

三年春二月，竇憲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尙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歛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邊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

九學行義 卷四十三
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孤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臣按竇氏之執至此。益橫使無袁安任隗。以直道為朝廷重。少折其姦萌。則憲之包藏未可知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於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四年。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

單于事。皆榮所共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龔。惡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毋得殯歛。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臣按竇氏手握大權。又布悍士刺客於都城。以脅異己者。其志果何為也。臣故曰。其包藏未可知也。

夏四月。竇憲還至京師。

臣按憲既破匈奴。奏凱言歸。則其執醜愈熾。不

可復制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其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其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眾。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為亂。恐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

欲得之何為

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眾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各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

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救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議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為壞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壞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故郡

臣按養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擅殺人之罪而使之功以自贖功成而益驕以橫者竇后也及其逆節既萌不獲已而誅之勒兵屯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況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憲雖就僂而閹寺

之權遂由此起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為此章帝與竇后之罪也

順帝陽嘉元年立梁氏為皇后后父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從之

夏六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顯總權柄太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病故其受禍會

不旋時。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求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臣按梁氏貴盛未及暮年，不過榮顯兼加而已。左雄旣諫，止其封李固，又乞抑止其寵。忠臣之心慮於未形，大抵如此。使順帝能早從其言，則國家異時無弒逆之禍，梁氏亦免赤族之誅，豈不休哉。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六年，梁商薨，以河南尹冀爲大將軍。冀弟不疑爲河南尹。

司馬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後，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益甚焉。

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等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

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位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為請救事皆寢遏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

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以書喻嬰面縛歸降

臣按是時后寵方盛而姻族滿朝其執駸駸有不可制者故帝雖知綱言直而不能用也傳曰禁微者易抑未者難臣以是惜李固之言不行於陽嘉之際也後之人主宜深戒之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太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

宜亟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誠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
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
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
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
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址以益其高豈量
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
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
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
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臣按皇甫規舟楫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
國全家爲心謔訛善道惟新令圖以濟國家於
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
操楫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忿其忠言欲寘
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
人可與言哉

冲帝末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
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
度公卿皆歸心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
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三
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
中冀持節以青蓋車迎續入南宮封爲建平侯其日
卽皇帝位年八歲

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
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
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
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
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
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
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遠尋先世廢立

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
議令上應天心中合衆望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
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
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
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宦官由此疾
之初平原王冀旣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蠶吾縣以侯
之順帝許之冀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
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旣異憤憤不得
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
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

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而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卽皇帝位。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臣按梁冀利冲帝之幼弱而立之。旣又惡其聰慧而弑之。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

廢置一出其手矣。雖有一李固其如之何哉。

秋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願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又薦种暠樂巴等冀不能用。

臣按朱穆之言美矣。然謹選師傅開導人主者忠臣愛君者之所爲也。冀之心方利人主之愚且闇然後已。得以自專其肯進忠賢以輔君德哉。宜其不能用也。

桓帝建和元年。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臣皆倚望焉。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書奏不省。

臣按桓帝之立。梁冀之力也。而杜喬以為不當。賞何哉。蓋人君之得天位。天之命也。命出於天。

何不自免而為災異免

深得此死二公心事大白

而人臣竊之以為己功。人君舉其功。歸之臣下。是皆不知有天命者也。杜喬之言。不亦正乎。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宦者唐衡左悺等。其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社。帝亦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謀立清河王蒜。事覺。伏誅。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交通。收固喬皆死獄中。臣按是時公卿大臣。能與冀為同異者。李固杜

喬而已二人既以非罪而死則餘皆媮合苟容莫敢有正言其罪者矣宜梁氏之益橫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太后梁氏崩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壽善為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與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其乘輦車遊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

林苑周徧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檄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各為侍中卿校郡守長吏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考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毆繫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其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

自安主孤特困而莫之卹乎。冀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臣按梁氏之罪至是已滔天矣。朱穆猶惓惓欲止其末流。忠賢之心固如此也。然不幾於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乎。吁。冀有如是之故吏。苟能聽其忠言。幡然改過。縱未得爲善人。或庶幾免於喪元覆族之禍。而迷不自悟。其可謂下愚不移也夫。

元嘉元年。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城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絲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臣按。自昔權臣用事。必有佞諛之士。張大其功德。以惑人主。欺天下。然後權臣之燄愈熾。而不

可遇故在王莽時則有如孔光者以周公比莽
莽緣此以居攝而篡執成梁冀之凶懷是亦一
莽也則有如胡廣者以周公比冀是將復導以
居攝篡奪之事也賴黃瓊獨持正議少殺其禮
然合鄴侯高密博陸三功臣之寵以加之亦可
謂過矣冀曾不自揆而猶以為薄是必欲如周
公而後已也吁可謂至愚也哉。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
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
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臣按冀嘗弑君矣而帝不怒也又嘗殺大臣矣
而帝亦不怒也迨陳授之死而後怒者授因黃
門而陳日食之變是必與中常侍素善者也授
之死中常侍必有為之言者故帝於是始怒與
然則帝非為陳授而怒直為黃門而怒耳臣嘗
謂桓靈之為君非天下之君黃門之君也此亦
其一端云

冬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
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為北兵所
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

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蔭。執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浸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追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患。秋七月崩。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

冀漢子

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選召皆先到冀門。賤檄謝恩。然徐敞詣尚書。下邳吳樹為死。令之官辭冀。冀容容布縣鼻以請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董煬之出死車上。

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願神。傳曰。木實繁者地

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僞死結蒲爲入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

涿郡崔琦以文章爲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

臣按人臣之罪莫大於弑君冀既嘗犯之矣則

其擅殺士大夫特細故末節耳而臣於邊恢之死陳龜之死吳植之死袁著崔琦之死不之略者於以見光武明章崇獎節誼成一代之風俗雖權彊之臣殺生在手士大夫未嘗少有畏懼之心昌言勁論直指其惡死者相屬於前而來者復奮於後漢祚雖微而姦臣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動者其此之故與

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

侍單超小黃門史左館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
黃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
呼超惟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
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
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
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狐
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
等五人其定其議帝齧超出血爲盟超等曰陛下今
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
丑使中黃門張暉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暉

以輒從外人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
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勅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
歛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貴羽林都
侯歛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其圍冀弟使
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冀及妻壽卽
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
皆棄市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
冀免爲庶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
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
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具瑗左館唐衡皆爲縣侯

世謂之五侯。

臣按桓帝昏庸之主也。然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為私恩。而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冀雖誅。而五侯復橫。卒以趣漢於亡。吁。可歎哉。

晉武帝泰始十年。皇后楊氏。殂。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並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許之。咸寧二年。冬十月。立皇后楊氏。帝初聘后。后叔父姚音姚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

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補挈音略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太康二年。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執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臣按楊珧知一門二后之未有能全其宗矣。蓋亦戒懼脩省以求自免可也。而乃預權用事。交通請謁。致有三楊之目。他日之禍。是自取之也。尚何尤焉。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阻。

之

永熙元年惠帝年號春三月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侍中車

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

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夏四月武帝崩太子

即皇帝位是為惠帝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

皇后賈充女

臣按楊駿獨受顧命而以私意改易要近植其所私楊氏之禍始乎此矣

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官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

臣按太極天子之路寢非人臣所得居虎賁天子之爪牙非人臣所得以自衛駿至是不容誅矣

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管城外表求過塋而行駿弟濟勸駿留亮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也謂亮也退身避之門戶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而安但召大司馬還其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

臣按宗室外戚其輔朝政雖非先主之令典然

以外戚獨專其任。又曷若與宗室共之為公邪。駿欲大政一出於已。故觝排汝南王亮。不使居內。其心本欲擅寵也。而不知禍亂之階。乃由此起。吁。可戒哉。

五月詔以太尉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傳成。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主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山陵既畢。明公當悉思進退之宜。駿不從。

臣按傳成之言。可謂忠於駿者也。而駿不從。是

自其禍敗也

楊駿以賈后險狠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為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為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

臣按。惟至公能服天下之心。駿躬秉大政。又以將相之任付之二甥。其能服賈后之心乎。是其布置之周密。適足以召禍而已。

駿辟王彰為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

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
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臣按晉室之亂。王彰數言足以蔽之矣。蓋惠帝
之昏庸。既不足以嗣大業。而楊駿之愚悞。又不
足以任大政。以愚臣而輔昏主。雖欲不亂得乎。
此武帝詒謀之罪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適為皇太子。拜太子母謝氏為淑
媛。賈后嘗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元康元年。初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妒手殺數人。
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荀勗馮

純。楊珧。共營救之。楊后曰。賈公問。文有大勳於社稷

謂乞弒魏高貴鄉公而成晉之篡也。妃其親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

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后之助

已。反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

干預政事。而為太傅楊駿所抑。遂謀誅駿。廢太后。殺

駿。于馬廐。收駿弟珧濟。皆夷三族。送太后于永寧宮。

廢為庶人。董養遊大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

何為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至矣。

臣按外戚之禍。未有若楊氏之烈者。原於駿受
遺之非人。顯恣而自用也。駿之受禍。猶所自貽。

至於母后亦罹廢辱。母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
是掃滅。此識者所以知其大亂之將作也。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彰女弟之子
賈謐。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客。言延士
大夫石崇陸機。弟雲潘岳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
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出皆降車望塵而拜。

臣按楊氏前日之榮寵。今移之賈郭氏。則楊氏
前日之賓客亦移之賈郭之門矣。是其可懼而
非可喜者。豈謐之驕豪所能知哉。

太宰汝南王亮太傅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賈后患

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政。使帝作手詔賜楚王瑋。使誅
之二公死。又以專殺罪瑋誅之。於是賈后專朝。委任
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以張華為侍中。中
書監裴頌為侍中。並管機要。

九年賈后淫虐日甚。賈模恐禍及已。甚憂之。裴頌且
夕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廣城君郭槐。賈后之母也。以親厚
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毀
已而疎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臣按賈氏之門唯模為可語。模以憂憤而死。則
后家無復有賢者矣。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一
帝爲人驚駭。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之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臣按是時君德庸闇。外戚擅權。貨賂上流。刑政日紊。如此雖欲不亂得乎。魯褒之論雖同。理諍然。可爲來者戒。故錄焉。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常切責之。及廣城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忠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各譽浸減。驕慢益彰。太子性剛。知賈謐侍中。官驕。

貴不能假借之。謚時爲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
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謚后所親昵。一旦交構。則事危
矣。不從。謚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
者。爲賈氏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
臣等。廢后於金墉城。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
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
近。又詐爲有娠。內葦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欲
以代太子。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
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十二月。太子長子彪
病篤。太子爲之禱祝。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

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以帝命。賜
酒三升。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郎潘岳作書草。
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
帝。詳見前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之。廢爲庶人。幽
于金墉城。殺其母謝淑妃。

臣按賈謚以后戚而讒廢太子。是動搖國家之
本也。其能免乎。

永康元年。太子既廢。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
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荷等謀廢賈后。
復太子。以張華裴頴安常保位。難以行權。右軍將軍

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事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復讎豈徒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甚懼倫秀因遣謐等早除太子以絕民望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

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推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謐於西鍾下收賈后廢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詔尚書捕賈氏親黨斬之未幾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齋金屑洒賜賈后死於金墉城謚故太子曰愍懷

臣按晉氏以不仁得天下立國之基未固也而外戚相繼用事皆凶殘不道趙國於亡蓋愍懷廢而賈后死賈后死而趙王篡由是諸主舉兵

迭相攻討。劉淵石勒乘時而起。遂據中原。由晉氏骨肉相殘。先為戎狄之行。故戎狄得以滅之也。然則兆斯亂者。非楊賈而誰哉。

唐外戚傳序。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其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戚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汗。鐵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友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賞。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閻尹參

嬖後官。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云。

唐武后既稱帝。改唐為周。立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餘為郡王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又為宰相。又求為太子。賴狄仁傑言而止。諸武各任事。恣橫。後張柬之尊奉太子。誅后。所幸張易之昌宗迎太子復位。改周為唐。改神龍元年。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謂武三思等也。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機上肉耳。夫何能為。李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

範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
及不從有上官婉兒者在武后時為婕妤用事於中
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革后引入禁中
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東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
上使革后與三思雙陸博戲也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
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執復振張東之等數勸上
誅諸武不聽東之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
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
故豈遠近所望耶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
聽東之等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

主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
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執已去無復奈何上數
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
在西官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
何輕有外遊不監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商
以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也敬暉等帥
百官上表以為天授革命之際天授武后年號宗室誅竄殆
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
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降
其王爵以安內外不許

不受王封
則其策自
沮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
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
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
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
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並罷知政事三思
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
逐者復之太權盡歸三思矣

張柬之請歸襄州養疾

是年十一月則天崩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
二年春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尚在京

師忌之出為滑洛豫三州刺史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皆坐貶處上韋
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
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履
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邪璟曰人言中宮
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
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
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斬
之

真宰相然
亦少一夫

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逆謀貶暉崖州彥範瀧州東之親州恕已竇州玄暉白州並司馬員外置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敬暉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等於瓊瀼諸州三思又諷太子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乃命攝右臺侍御史以往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

貴州殺之極其慘毒殺暉恕已亦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世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勅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已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七月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亦

餘人重俊又欲誅婕妤不克為衛兵所殺二年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三年定州人耶炭上言韋后將為逆亂后白上杖殺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皇后淫亂于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上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說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合謀於餅飲進壽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徵諸府兵五萬使韋捷韋璿韋錡韋播等分領之皇后臨朝攝政武延秀等及諸韋其勸韋后請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官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徒眾中外連結深忌相王也睿宗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也玄宗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韋播等數榜捶萬騎楚軍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効於是勣兵入斬韋璿等以

狗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婕妤等捕索諸
韋在官中及守諸門并諸韋親黨及素為韋后所親
信者皆誅之尸韋后於市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
睿宗即位以臨淄王隆基為太子追削武三思崇訓
爵謚斲棺暴尸乎其墳墓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
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等罪復其官爵
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臣按武曌各反易天常僭穢宸極方其時諸武
疏王爵綽相印布列中外肆騁凶悖而承嗣三
思其最焉至求為太子規取神器賴忠賢及復

大德開寤中宗得復儲位未幾五王奮忠入誅二孺
迎帝反正當斯時也列武曌移唐社稷滅宗枝
之罪告于九廟廢處別宮而丹其族宜也諸賢
失機顧以中宗為英主留三思韋弗誅使之藉
手未幾因嬪御以進自媚於賊后因復用專屠
揃忠勳濁亂官掖以成韋庶人弑逆之禍蓋自
武曌革命以來三辰翳掩者凡二十餘年賴明
皇奮自諸王討除內難於是武韋二氏殄侈殆
盡人神之憤乃始蘇快垂之千古末為后黨之
戒焉臣是以剟著于篇云

以上論外家驕恣之禍。臣按西漢之戚屬。其以權寵致敗者十有六家。而臣所著者。唯呂氏王氏。呂氏事見臨朝篇。後漢至唐戚里之不克終者甚衆。而臣於東都獨著梁竇氏。於晉獨著楊賈氏。於唐則著武韋氏。蓋其尤章章焉者也。人主能鑒觀於斯。必思所以全外族。外族而能戒懼於斯。必思所以自全者。固不待盡述往事而後足以垂末鑑也。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三終

小學正文

尾藤先生改定 全二冊

韋注國語

千葉先生再校 全六冊

同增注

大塚先生著 全八冊

同明堂本

唐本翻刻 全六冊

同定本

秦鼎著 全六冊

同略說

松憲先生著 全四冊

同律呂解

橘南籍著 全一冊

大成左國字引

袖珍本 全一冊

此字引ハ文字探り易キタメ總費ヲ以テ引カシム學字左國ヲ讀ムニ欲スルニ先アラカシメ此字引ヲ記得セハ開卷ニイタリテ必裨益アルノ書ナリ

御書物所 前川文榮堂

補正初學指南抄

毛利貞齋著 小本 全一冊

朱引指南唐ノ歷代要覽廿一史大畧經書詩文讀法指南ヲ委ク載セ經史出所ヲ記シ又メテ初學ノ爲ニ成ル事ヲ集ム早學文ノ書ナリ附錄禁中ニ行ハル事又メテ是ヲ記ス禁中書殿圖說ヲアラハシ攝家清花羽林名家其外堂上官位昇進ノ次第ハ書クノレ職事ヲ詳シ諸侯方任官ノ次第其外親王御門跡格武官位神社ノ官職寺院ハ宗九百ノレノ委細ニ記シ又メテ官職ノ事并ニ唐官相當等クハレノ記ス是ニ文章篇語柄江先生モラム用ニシテ五經及左氏傳ノ要語熟字ヲ抜筆シイロハ各ノ見出スニ便利ナラシム詠物詩唐李峴撰也終リニ附シテ詩家ニ便リス

考槃餘事

小本 全四冊

此書ハ唐土歷世書畫古法性書ノ評論ヨリノ紙筆墨研或ハ琴酒香茗鐘瓶几案服御スニテ一切事物全ク備ル其要或ハ其偽辨ヲ辨論シ或ハ製造試擇脩飾ノ諸法ヲ委ク載ク實ニ貴盛好事家殊ニ必用ノ小冊ナリ

大阪心齋橋通北久寶寺町 河内屋源七郎

新書館藏 前代大藏經

大和式圖書

同制呂類

同制結

同定本

同即量本

同制結

同即量本

同即量本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大藏經

新玉... 經... 卷... 第... 頁...

喜... 同... 記...

